

七絕魔劍

下

(香港)
卧龙生

七 绝 魔 剑

下 集

(香港)卧龙生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七绝魔剑

(香港) 卧龙生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广州江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32 字数 700000

1988年2月第一版 1988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50000册

ISBN 7-5039-0213-2/I·135

定价: (全三册) 8.90元

李寒秋啊了一声，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”

这时，瞥见四个劲装大汉，护拥着江南双侠，急步行来。

方秀一挥手，道：“张世兄，来得很早啊！”

雷飞接道：“在下和散少东，玩了几处地方，但无一处能及得这花会热闹。”

方秀笑道：

“江南风物，尚有可观，两位如若有兴趣，待这花会过后，在下奉陪两位小游一番。”

雷飞道：“盛情可感，在下代表散少东先行谢过了。”

方秀微微一笑，坐了下去。

但闻紫荷说道：“那一位大英雄，愿登台赐教？”

只听西北角处，一人应道：“在下愿向姑娘请教几招。”

喝声中，一条人影，窜上彩台。

他停身之处，僻处一角，一口气，飞登彩台，少说点，也有两丈多远，单凭这一份轻功，就足以震慑人了。

李寒秋凝目望去，只见那人年约三旬以上，胸前飘垂着黑色的长髯，赤红脸，卧蚕眉，一身深蓝色劲服劲装。赤手空拳，未带兵刃。

紫荷看他跃登彩台的身法，已知遇上了劲敌，哪敢怠慢，欠身道：

“阁下可否赐告姓名？”

赤脸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在下梁上燕，姑娘手下留情。”

紫荷道：“原来是梁大侠，不知梁大侠要比什么？”

梁上燕道：“兵刃太凶险，咱们还是比试拳掌吧！”

紫荷道：“贱妾悉听尊意，梁大侠请出手吧！”

梁上燕道：“时间宝贵，在下也不客气了。”

扬手一掌，拍了过去。

紫荷挥掌封架，梁上燕已然收掌变化，易为擒拿手法，扣向紫荷右腕。

变招快速，一望即知是身负绝技人物，李寒秋心中暗道：

“如若这位梁上燕，全力求胜，只怕紫荷难以支撑过二十招。”

紫荷也知遇上了从未遇过的劲敌，双掌连环劈出，希望抢得先机，也好多支持一些时间。

搏斗中，突闻那梁上燕沉喝道：“姑娘小心了。”

交错搏斗的掌影，突然顿住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梁上燕探出的右手，已然紧扣住了紫荷的左腕。

那紫荷左腕脉门被扣，无能再战，呆呆地站在原地不动。

梁上燕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这等模样，算不算落败呢？”

紫荷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个贱妾不知，要等台主裁决才成。”

但闻那胖妇人的口音，从后台中传了过来，道：

“孩子，你被人家拿住穴道，自然是应该算落败了。”

紫荷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贱妾认败了。”

梁上燕放开五指，道：

“彼此动手，分出胜败就是，为什么一定要闹到兵刃弃地，流血惨局不可呢？”

紫荷一欠身，道：“贱妾已败，无颜再战，梁爷有何吩咐，贱妾洗耳恭听。”

梁上燕一挥手，道：“你先退下，听候在下之命。”

紫荷应了一声，退回后台。

几阵比试之中，以这梁上燕武功高得出奇，连那金陵方秀亦看的大为心动，暗道：

“此人武功之高，只怕不在我之下，但他的名字，却是很少听闻，不知是何方英雄？”

李寒秋心中也是暗打主意，付道：

“此人生像有若武圣关羽之貌，除了那绝世武功之外，一股正气，必然是一位仁义君子，怎生和他结交才好。”

付思之间，瞥见一个全身穿着桃红衣服的少女，缓步行了出来。

那红衣女长得秀媚娇小，比起那绿衣紫荷，更强几分。

只见她欠身一礼，道：“贱妾紫菊，敬请梁大侠赐教高招。”

梁上燕打量了紫菊一眼，道：“姑娘一定要和在下动手么？”

紫菊道：“按照台规，轮由贱妾领教，自是推托不得。”

梁上燕道：“但姑娘恐非在下之敌。”

紫菊道：“纵然贱妾非敌，也只有认命而已。”

梁上燕道：“好！既然如此，那就请姑娘出手了。”

紫菊知他武功高强，也不再推辞，双掌先后击出，两手隔有一寸之差，推了过去。

梁上燕微微一笑，右手一伸，快速绝伦的伸到那紫菊双手之间。

只见他掌势左右挥动，啪啪两声，紫菊双手尽为震开。

本来，那紫菊这一招攻势很厉害，但被梁上燕震开之后，攻势也不得不停止下来。

梁上燕右腕一沉，五指扣向紫菊左腕。

这一招，紫菊看得是明明白白，但却是无法闪避，左腕一麻，已被人扣住脉穴。

李寒秋心中暗暗赞道：“好手法。”

但见梁上燕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认败么？”

紫菊道：“阁下武功高强，贱妾非敌。”

梁上燕松开五指，道：“好！姑娘请下台去吧！”

紫菊应了一声，下台而去。

这梁上燕片刻之间，连败了两名美婢，顿然使全场震骇。

就在那紫菊退下的同时，由后台缓步走出了个白衣少女。

这白衣女衣衫胜雪，容貌也生得更为美艳，比起那紫荷，紫菊尤胜几分。

只见她欠身一礼，道：“贱妾淡梅，见过梁爷。”

梁上燕哈哈一笑，道：

“好标致的姑娘，可惜在下已然得胜两阵，姑娘虽然美

丽，在下也无福消受了。”

转过身子，正待跃下彩台，突闻那紫梅叫道：“梁爷留步。”

梁上燕回过头来，哈哈一笑，道：

“姑娘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紫梅道：“梁爷不肯赐教贱妾，那是轻藐贱妾……”

梁上燕接道：“姑娘言重了，承紫荷、紫菊相让，不才已连胜两阵，如是这一阵，姑娘胜了在下，也还罢了，万一不幸在下胜了姑娘，岂不叫在下为难了么？”

紫梅粉脸一红，装作不懂地问道：

“梁爷胜了贱妾，贱妾自然是任凭摆布，有何为难之处呢？”

梁上燕笑道：

“照你们台规所定，在下胜了姑娘，姑娘即将下嫁于我，我已胜得了紫荷、紫菊，二女相待，在下已有些飘飘欲仙，如是三足鼎立，闺房风波，在下如何能够担受？”

紫梅缓缓接道：

“这台规上说的明白，我等可以为妾，也可为婢，不论大爷如何吩咐，我等无不遵从。”

梁上燕摇头说道：“最难消受美人恩，在下对姑娘，只有心向往之了。”

言罢，跃身下台。

他飞下彩台，正落在韩涛身前。

韩涛突然站起身子，道：“梁兄，请坐在前排观赏如何。”

梁上燕打量了韩涛一眼，道：“阁下怎么称呼？”

韩涛道：“徐州韩涛。”

梁上燕道：“久仰，久仰。”

缓缓坐了下去。

李寒秋留神看去，只见韩涛和方秀各坐一边，把那梁上燕夹在中间，心中暗道：

“这梁上燕实是一位英雄人物，值得结交，江南二侠如有加害鬼谋，必需设法相救。”

心中念转，暗中留心了江南二侠举动。

只见那台上的紫梅，高声说道：

“那位梁大侠，轻视贱妾，不肯赐教，不知哪位英雄见怜，肯赐教贱妾几招？”

梁上燕突然转脸望着方秀，道：“这位兄台，怎么称呼？”

方秀道：“区区方秀。”

梁上燕道：“原来是方兄，在下失敬了。”

他不称江南二侠，直呼方兄，显是不知江南双侠名号。

只听梁上燕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

“这位姑娘说的好生可怜，方兄应该上台捧场一次才是。”

方秀先是一怔，继而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这个在下倒也是想……”

似是突然间想起了什么重要之事，语声一顿，改口说道：

“梁兄，可曾收到这秦淮花会的请帖么？”

梁上燕道：“兄弟四海飘流，到处为家，名不显、身不贵，怎会收到请帖？”

韩涛接道：“梁兄，未收到请帖，怎生进入了这会场中来？”

梁上燕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这点防卫之力，还无法拦挡兄弟。”

韩涛脸色一变，冷冷接道：“梁兄，知晓在下是什么人？”

梁上燕摇摇头，道：

“其实，我连韩涛之名，也未听过，那每夙仰，只不过一般客气话罢了。”

韩涛似是想不到他说得如此坦直，不禁为之一呆。

梁上燕根本也不看韩涛的神情，微微一笑，接道：

“连这位方秀之名，我也未听人说过。”

韩涛只气得脸色铁青，全身颤抖，似要发作。

方秀似是已瞧出韩涛无法忍耐，当下接口说道：

“这位韩兄弟和在下，都是这花会的主办人。”

梁上燕道：“原来是花会主人，兄弟失言了。”

韩涛和方秀相处日久，闻弦歌而知雅意，方秀接言，那是阻止他发作，立刻放下脸，笑道：

“咱们兄弟敬的是英雄好汉，这花会四周的戒备，虽然说不上森严，但普通之人，要想混入此地，却也非易事。”

梁上燕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也算兄弟的运气好了。”

韩涛道：“主要的还是梁兄武功高强，轻功卓绝，才能来去自如。”

李寒秋表面上望着彩台，因为这时，又有一个人登上彩台，和那紫梅动手相搏，实则，却凝神倾听江南二侠和那梁上燕交谈之言。

只听梁上燕说道：“就算两位不追究今日之事，兄弟明天也不便来了。”

方秀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梁上燕道：“兄弟今宵既和两位主人相识了，自然不便偷混进来了。”

方秀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梁兄，已胜过两阵，照我们订下的台规而言，已算是我们中人了。”

梁上燕眨动了一下眼睛，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

方秀道：“因为，凡是胜过我们这女台主的，一律被在下等视作娇客。”

梁上燕道：“这个，有些不好意思吧！在下和两位年龄相若……”

方秀接道：“梁兄今年贵庚？”

梁上燕道：“兄弟今年三十有八了。”

方秀哈哈一笑，道：

“比兄弟小了三十年。视你作娇客，岂得不当之理。”

李寒秋心中暗道：“这梁上燕看来确实有些奇怪，叫人莫测高深，不知是何许出身，江南二侠似是已在设法笼络于他了。”

但闹台上传来一声轻叱，一团人影滚下台来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那一身白衣的紫梅，站在台中，那滚下台的，却是一位身着青色劲装的少年人。

那青衣少年摔落之处，正好是彩台一角，是以，也无人助他。

他似是摔得不轻，半晌之后，才挣扎坐起。

只听紫梅说道：“这位兄台，不愿胜我一个弱女子，所以，让了小妹，还有那位愿登台赐教，小妹是欢迎至极。”

台下有人应道：“好吧！我老头子来试你几招，但要姑娘手下留情才好。”

李寒秋凝目望去，只见一人，绕到后台旁侧的木梯，走了过来。

果然是一位老人，而且还老得相当老迈，白发稀疏疏，几根白发，一条辫子，盘在头上。

脸上是布满了皱纹，连眉毛也完全变了白色，弓腰、驼背，走起路来，也是一摇三晃。

这样的年纪，竟也要登台求美，当真是不自量力了。

只见那紫梅皱皱眉头，道：“你当真是这样老了，还是意装作？”

那老人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怎么？你们台规上还有年龄限制么？”

紫梅道：“虽然没有年龄限制，但你老人家太老了。”

那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虽然人老一些，但是心不老啊！”

紫梅脸色一变，冷冷说道：

“动手相拚，难免要有伤亡，老前辈要小心了。”

那老人被激一笑，道：

“宁愿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老夫这大年纪，哪里还会怕死。”

这几句话，不但大出那紫梅意料之外，就是台下之人，也都听得有苦啼笑皆非之感。

紫梅冷冷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贱妾从命了。”

呼的一掌，拍了过去。

白髯老人右手颤抖着点了出去。点向紫梅的腕穴。

他动作虽然缓慢，但手法却奇博深奥。而且又恰到好处，迫的紫梅不得不收掌而退后。

紫梅心中暗道：“这老不死指势赶得好巧，倒像是真的身负绝技一般。”

心中念转，手中的掌势，却连环扑出，快速抢攻。

只见那老人双手连连点出，每次都指袭向紫梅的脉穴，迫的她收去掌势。

紫梅心中不服，一连攻了三十掌，而那老人每次都用同一的手法，同一的手式，迫使紫梅收回掌势。

奇怪的是，他却不肯还击。

三十掌攻过之后，紫梅似是心知遇上了劲敌，倒退三步，道：

“你怎么不肯还手？”

那白髯老人笑道：

“姑娘生得如此娇嫩，老夫一还手，如是把你打死了，这不是大煞风景么？”

紫梅道：“那你是只求胜了？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老夫要让姑娘自行认败服输。”

紫梅道：“除非胜了我，我不会自己认败。”

白髯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

“那咱们就这样对耗下去，秀色可餐，老夫也不用吃东西了。”

紫梅怒道：

“你不过只会一招，每次都是用同一手法，用多了我总会

想出破解你的办法。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好啊，你先设法胜了老夫这一招，老夫自然会有第二招出来。”

紫梅道：“我倒要试试。”

她口中虽然说的狠，但心中却是不敢大意，举胸一掌，拍了过去。

那老人果然仍和上次一般，右手抬起，一指点向紫梅脉穴。

只见那老人左手及时而出，食指袭向紫梅左腕。

他点出的指锋，恰当无比，正好逼住紫梅的双腕脉穴，口中笑道：

“姑娘如能多上一只手，老夫就无防卫之能了。”

紫梅眼看自己的攻势，竟为对方轻轻松松的封挡起来，心中已知对方并非凭仗运气行事，实是武功高强之人，但心中仍存了一份侥幸的奇想，付道：

“他年纪如此老迈，指上练有特别武功，也许兵刃上，他就不成了。”

一念动心，疾退两步，道：

“你这样不肯反击，就算我不能胜你，但你也永远无法胜我了。”

那白髯老人笑道：

“老夫年纪虽然老迈，但却天生一付怜香惜玉之心，实不忍心伤害姑娘。”

紫梅道：“但咱们这样打下去，要打到何时休止？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老夫深信，只要功夫深，铁杵可以磨成针。

紫梅道：“贱妾后面，还有几位姊妹，咱们这样拖延下去，岂不误了别人的好事？”

白髯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但姑娘如肯认败，咱们就不用打下去了。”

紫梅道：“我们规定之中，有不准认败的限制，除非贱妾受伤，已确无再战之能，或是受老前辈所制，无法再战。”

白髯老人摇摇头说道：

“红颜少女，如若弄得血淋淋的，那岂非大煞风景么，不知何人立下这个规定，当真是可恶得很。”

坐在彩台下的韩涛，低声对方秀说道：

“大哥，这人是何许人物？”

方秀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认识。”

韩涛道：“大哥没有帖子给他么？”

方秀道：“没有。”

韩涛道：“那他怎么混进这花场中来的？”

方秀道：“这就不清楚了，看起来，这花场四周，还特加设防卫才成。”

韩涛点点头，道：“明日我要亲自巡查四周一下。”

但闻那紫梅说道：“我瞧咱们必得分出胜败才成。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嗯！如何一个分法？”

紫梅道：“使用兵刃。”

白髯老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

“你既然说出口了，老夫不同意也是不成，那你就用兵刃吧！”

紫梅伸手从兵器架上，取过一柄长剑，道：

“老前辈行动不便，你要什么兵刃，我给你取。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老夫这大年纪了，你却年纪轻轻，我让你施用兵刃好了。”

紫梅心中暗道：“老色迷，当真要找死么？”

口中却说道：“那怎么行，你不用兵刃，岂不是太吃亏了？”

白髯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

“老夫说过，宁愿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你出手吧！”

紫梅一剑在手，杀机陡起，长剑一挥，横斩过去。

这一剑势道极是凶险，那白髯老人眼看对方一剑斩来，竟是不知闪避，眼看长剑及身，才挥手一击，横里挡去。

紫梅剑势一偏，心中暗道：“我先斩下你一只手腕再说。”

剑势横向手腕劈去。

但闻砰然一声，长剑正斩向那白髯老人的手腕之上，除了把袖口斩了一个口子之外，那长剑竟然生生被那白髯老人震荡开去。

紫梅大吃一惊，道：“老前辈好精纯的金钟罩横练功夫。”

白髯老人笑道：

“老夫年纪虽然老迈，但这付老骨头却硬得很，姑娘不信，再斩上几剑试试。”

其实他这几句话，是多余的，那紫梅已连连挥剑攻出。

只见那白髯老人，双手连连挥挡，紫梅手中长剑，尽为挡开。

紫梅一连攻出十几剑，尽为震开之后，才顿悟今日万难取胜了，当下收剑而退，道：

“看来贱妾是无法胜你了。”

那白髯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

“姑娘别太灰心，老夫是取巧而已。”

紫梅奇道：“什么取巧？”

那白髯老人，伸出手来，高高举起，只见双腕之上，各自戴着一个铁镯，只见那铁镯有着三寸多宽，他挥腕当剑，剑势全都为铁镯挡开。

紫梅啊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白髯老人突然收敛了喜笑之容，道：

“姑娘还是不肯认输么？”

紫梅原本为他刀剑不入的功力所震撼，此刻，知晓了他，是凭藉铁镯之力，不禁胆气一壮，道：“我心中虽想认输，但我却没败啊！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好！这一下，你要败了；姑娘不信，就再刺一剑试试？”

紫梅应了一声，举剑直刺过去。

白髯老人只待剑芒近身，才突然一侧身子，右手闪电一般的伸了出去，避开长剑，同时抓住了紫梅右腕，五指加力，夺过了紫梅手中长剑，冷冷道：

“姑娘认输么？”

紫梅缓缓点头，道：“老前辈武功高强，贱妾认输了。”

心中却是暗暗付道：

“你这把年纪，作我父亲还有余，难道真要娶我为妻不